

南朝小说词语考释

范崇高

(四川理工学院 人文学院,四川 自贡 643000)

摘 要:对南朝小说词语的考释已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已有的研究成果中个别词语尚有进一步商讨的余地。文中对南朝小说里的四条词语提出了新的解释,认为《汉语大词典》“澳”下的“刷洗”义不能成立,其中两条书证中的“澳”分别应解释为“加热”和“以水添釜”;“薄(簿、箔)”的计量用法源于“圆形箕”义,而不该解释为“块片”;“黄头鲜卑”中的“黄头”指黄头发,并非“黄须”之误;“欧阳火”是民间由“阳火”的“阳”联想到“欧阳”姓氏而附会成的词语。

关键词:中古汉语;南朝;古代小说;词义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8580(2010)06-0060-04

平日研读中古小说时,每每得益于时贤大作的启发,许多词语训释的疑问冰释于怀。但也有个别词语的解释终觉未安,于是进一步做了一点探讨。今选出四条考释结果呈献于后,囿于水平,多有妄说,望同行不吝指教。

澳

《世说新语·汰侈》:“王君夫以米台糒澳釜,石季伦用蜡烛作炊。”《异苑》卷一:“晋义熙初,晋陵薛愿有虹饮,其釜澳须臾,响响便竭。愿辇酒灌之,随投随涸,便吐金满釜。于是灾弊日祛,而丰富岁臻。”

《汉语大词典》“澳²(ào)”的首义是“刷洗”,所举书证就是上面两例^[1]。而根据我们的考察,以上两例中的“澳”都不是“刷洗”之义,“澳”的“刷洗”义是很难成立的。试分述于下:

先看《世说新语》例。《资治通鉴》卷八一“晋太康三年”:“愷以米台澳釜,崇以蜡代薪。”胡三省注:“今台、明谓以水沃釜为澳。”徐震堉先生据此解释“米台糒澳釜”说:“糒,干饭。谓以饴糖和饭擦锅子。”^[2]随后,《世说新语》研究者几乎都用“洗刷、擦洗”来解释“澳”。然而用饴糖或是干饭来擦洗锅,确实让人费解,所以《警世通言·王安石三难苏学士》中才会想当然地把这句改为“以酒沃釜”,语意似通,但已非原文。

在古代汉语中,一些地域色彩很浓的口语词,从传世文献中很难找到更多的用例来准确地加以训释,反倒是世代口口相传至今的方言口语,有时能提供给我们满

意的答案。本条讨论的两例“澳”,就属于这样的口语词。

许宝华、宫田一郎先生主编的《汉语方言大词典》:“煨:①<动>加热;烧;炒。江淮官话。”并举例说“把饭煨一下”的“煨一下”是“烧一下或热一下”的意思^[3]。这说明,“煨(ào)”在现代方言中有“加热”义。古书中“澳”、“煨”两字常常相通,《太平御览》卷四九三引《晋书》记载王恺和石崇斗富事时,“澳”就作“煨”,所以,《世说新语》中的“澳”正当用“加热”来解释。但这样一来,“米台糒”用在这里又该如何解释?“米台”是饴糖,“糒”是干饭。饴糖在古代应算是易燃物了,《周礼·秋官·司烜氏》:“凡邦之大事,共圉燧庭燎。”贾公彦疏:“庭燎所作,依慕容所为,以苇为中心,以布缠之,饴蜜灌之,若今蜡烛。”饴蜜,即饴蜜,指蜜糖,因为易燃,所以作为庭燎的材料。《搜神记》卷二记天竺胡人表演幻术:“其吐火,先有药在器中,取火一片,与黍糖合之,再三吹呼,已而张口,火满口中。因就蒸取为炊,则火也。”黍糖,是用黍米熬成的糖,即“饴糖”。这里的幻术使用黍糖,是利用它易燃来达到“火满口中”的效果。而作为干粮的“糒”,是晒得极干的米饭,至少也算得上可燃物了。正是因为王恺用饴糖和干饭作燃料,石崇才会用蜡烛作燃料与他斗富。

现在我们回到“澳釜”上来。“澳釜”就等于今天说的“烧锅”,古代类似的说法有“炊釜”,如《搜神记》卷十七:“东莱有一家姓陈,家百余口,朝炊釜不沸。举甑看

收稿日期:2010-09-08

作者简介:范崇高(1965-),男,四川兴文人,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词汇训诂学。

之,忽有一白头公,从釜中出。”有“燃釜”,如《齐民要术·醴酪第八十五》:“(釜)治令不渝法:以绳急束蒿,斩两头令齐。着水釜中,以干牛屎燃釜,汤暖,以蒿三遍净洗。抒却水,干燃使热。”此处用干牛屎燃釜,与用饴糖和干饭澳釜功用一样,只是后者的成本远远高出前者而已。还有“熬锅”,如《初刻拍案惊奇》卷二:“那滴珠是个好人家儿女,心里尽爱清闲,只因公婆凶悍,不要说日逐做烧火、煮饭、熬锅、打水的事,只是油盐酱醋,他也拌得头疼了。”此处“熬锅”指做菜,或即“澳锅”音变而成。

总之,“王君夫以米台糯澳釜,石季伦用蜡烛作炊”的意思是:王恺用饴糖和干饭烧锅,石崇用蜡烛做饭。

再看《异苑》例。如果把“澳”解释为“刷洗”,下一句“竭”就没有着落,叙述不明。所以曾良先生另有新解:“‘釜澳’这里是同义并列复举,指一种炊锅。‘澳’这里义同‘釜’,这是浑言之……‘澳’的本字当是‘𩇛’。”^[4]但“𩇛”是主要用来烙饼的平底锅,与文中虹饮的故事明显不合。

我们仍然可以借助方言来解决这个问题。《广韵》去声“号”韵:“𩇛,𩇛釜,以水添釜。”《说文·水部》:“泊,灌釜也。”段玉裁注:“灌者,沃也。沃,今江苏俗云𩇛。”近人应钟《甬言稽诂·释食》:“甬俗灶上有汤锅,灌水入锅曰𩇛。”《汉语方言大词典》:“澳:<动>屏水于锅。吴语。”^[5]由此可见,“𩇛”(澳)确实具有“以水添釜”之义。

《异苑》中的“澳”,《太平御览》卷十四引作“𩇛”,两字相通,我们正可用“添水于锅中”来解释。“其釜澳须臾,喻[翕]响便竭”的意思是:薛愿的锅里添加水后一会儿,迅速就被喝完。

簿

《异苑》卷一:“永嘉郡有百簿濑,郡人断水捕鱼,宰生祷祭,以祈多获。逾时了无所得,众侣忿怨,弃业将罢。其夕并梦见一老公云‘诸君且可小停,要思其宜。’夜忽闻有跳跃声,惊起共看,乃是大鱼,剉以为脍,顿获百簿,故因以百簿名濑。”

江蓝生先生把“簿”列为“待质词语”,并说:“‘簿’据文义应释为块片。这与古时称手板(笏)和养蚕的箔帘为‘簿’或许有关。”^[6]王云路、方一新先生云:“江氏释‘簿’为块片,是。‘簿’当读作‘箔’。‘箔’由金属薄片引申为薄(鱼)片,是可以理解的……‘百簿’犹言百片。”^[7]范崇高曾经怀疑,如果将“簿”释为块片,那么“脍”通常指切得较为细小的鱼片,因而“百簿”也不为多。所以另立一说,认为“簿”当通“薄”,“薄”即鱼薄,是用以捕鱼的竹篓,渔人用以装鱼回家或作为捕鱼多少的计量单位。“百簿”是说大鱼切割成鱼片,竟有上百篓之多^[8]。现

在看来,这一解释仍非确诂。

让我们对上述看法产生怀疑的是以下两条材料:《宋书·索虏传》:“先是,煮遣员外散骑侍郎王老寿乘驿就太祖乞黄甘,太祖饷甘十簿、甘蔗千挺。”甘,就是“柑”。《渊鉴类函》卷三百九十《食物部三·茶二》引《晋书》:“温峤表遣取供御之调,条列真上茶千片[斤],茗三百大薄。”上面两例中“薄”“簿”相通。十簿柑子、三百大薄茗茶与百簿鱼脍的表达一样,“簿(薄)”很显然不能解释为“块片”,当然也不是“竹篓”,但可以肯定,它是能用来计算物量的器具。这种器具究竟是什么?

说到养蚕的“薄(簿、箔)”,不少人认为仅仅是指竹苇之席,但通过对今天养蚕过程和蚕具的了解我们知道,在一层层的木架上置放竹苇之席养蚕,只是方式之一;还有一种方式是,在木架上置放周围有较浅边沿的竹编圆形箕。这种圆形箕在笔者的家乡四川南部地区称为“簸箕”,它除了用来喂养蚕虫外,还有盛物、晒物、簸物等功用,也可以用来计算物数,如“收了两大簸箕枣子”。本文讨论的“薄(簿、箔)”应该就是这种竹编圆形箕,除了因为“薄(簿、箔)”可以用来计算物量外,还有两点需要申说:

其一,“薄(簿、箔)”在中古时期可以用来养蚕,也可以用来晾晒物。这在《齐民要术》一书中就有多例,如《种枣第三十三》:“晒枣法:先治地令净。有草莱,令枣臭。布椽于箔下,置枣于箔上,以机聚而复散之,一日中二十度乃佳。”又《漆第四十九》:“凡漆器,不问真伪,过客之后,皆须以水洗净,置床箔上,于日中半日许曝之使干,下晡乃收,则坚牢耐久。”床箔,指有支架的蚕箔。又《脯腊第七十五》:“五味腊法:腊月初作。用鹅、雁、鸡、鸭、鸽、鵝、鳧、雉、兔、含鸟鹑、生鱼,皆得作……浸豉,调和,一同五味脯法。浸四五日,尝味彻,便出,置箔上阴干。”由上可知,“箔”不仅用来晾晒枣和肉干,还用来晾晒漆器,从承受力来看,它是圆箕的可能比是竹席的可能更大。

其二,“薄(簿、箔)”可以用作计算蚕数的量词,如《齐民要术·种桑柘第四十五》引西汉末年出现的我国最早的农书《汜胜之书》:“治肥田十亩,荒田久不耕者尤善,好耕治之。每亩以黍、稭子各三升合种之。黍、桑当俱生,锄之,桑令稀疏调适……桑至春生,一亩食三箔蚕。”箔,《艺文类聚》卷八八引作“簿”。哈拉和卓99号墓所出的《高昌某家失火烧毁财物账》:“绵十两,靴六两,蚕种十薄,案(鞍)勒弓箭一具。”^[9]《太平广记》卷一三三“王公直”引《三水小牍》:“以我计者,莫若弃蚕,

乘贵货叶,可获钱十万……乃携锄坎地,卷蚕数箔瘞焉。”宋司马光《和范景仁西圻野老》诗:“蚕收百箔桑蔽野,麻麦极望无边疆。”“薄(簿、箔)”用来计算物量应该是从它计算蚕量的用法引申而来。

此外,《北堂书钞》卷一四六引《交州记》也记载了“百簿濑”得名的由来:“百簿濑有断溪,尝有斫茨者,忽闻似茨内有动,然久看之,见鱼眼径一尺,视似鲋鱼,斫以为鱼差,得百余簿,因名曰百簿濑也。”这段文字从两方面印证了我们的观点:一是“斫以为鱼差(鲋)”说明是将此鱼晒成盐腌的鱼干,所以用晒鱼干的器具来计量;二是“鱼眼径一尺”说明此鱼体形之巨大,正当宰割成上百圆箕的鱼片。

黄头

《世说新语·假谲》刘孝标注引《异苑》:“帝躬往姑孰,敦时昼寝,卓然惊悟,曰:‘营中有黄头鲜卑奴来,何不缚取!’帝所生母荀氏,燕国人,故貌类焉。”

上文中的“黄头鲜卑奴”,《世说新语》正文作“黄须鲜卑奴”,吴金华先生说:“‘黄头’是‘黄须’之误,应据《世说》之文校正。”他认为“黄头”当作“黄须”的主要原因是:“‘黄头’即黄脸皮,与‘鲜卑奴’的特征不合。”^[9]我们认为这一说法值得商榷。

在中古时期,“头”与“发”常常作为同义词来使用。如《太平御览》卷八二四引《魏略》:“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结草以为蓑裳,被头徒跣。每出,见妇人,则隐翳,须去乃出。”被通披,被头,指头发散乱。《拾遗记》卷二:“(成王)六年,然丘之国献比翼鸟,雌雄各一,以玉为樊。其国使者皆拳头尖鼻,衣云霞之衣,如今‘朝霞’也。”拳通卷,拳头指头发卷曲。《晋书·王珣传》:“弱冠与陈郡谢玄为桓温掾,俱为温所敬重。尝谓之曰:‘谢掾年四十,必拥旄杖节,王掾当作黑头公,皆未易才也。’”黑头公,指头发尚黑而居高位。《世说新语·容止》:“裴令公有俊容仪,脱冠冕,粗服乱头皆好,时人以为玉人。”乱头,指头发蓬乱。

因此,“黄头”有时是“黄发”之义,如《太平御览》卷三七三引《广志》:“黄头夷,发黄如苕帚。”又卷七九〇引《异物志》:“黄头人,群相随行,无常居处。其类与禽兽同,或依大树,以草被其枝上,而庇阴其下。发正黄,如扫帚。见汉人,散入草,终不可得近。”这两例“黄头”,不仅表示“黄发”义,而且用来指称外族人。“头黄”也可指“发黄”,如《法苑珠林》卷二七引《杂譬喻经》:“萨薄少时到二国中间,见有罗刹,身长一丈三尺,头黄如蓑,眼如赤丁,举体鳞甲,更互开口,如鱼鼓鳃。”吴先生在

证明“黄头”就是指黄脸皮时,只举了下面一例:《三国志·诸葛亮传》裴注引《襄阳记》:“黄承彦者……谓诸葛亮孔明曰:‘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配。’”实际上,这里的“黄头”仍然是“黄发”之义,“黄头黑色”就是说头发枯黄,肤色黝黑。

在唐宋人的诗句中也有“黄头鲜卑”的说法,如唐代张籍《永嘉行》诗:“黄头鲜卑入洛阳,胡儿执戟升明堂。晋家天子作降虏,公卿奔走如牛羊。”诗中叙写西晋灭亡的史事时,称鲜卑为“黄头”。宋代曾季狸《秦女行》诗:“年长以来逢世乱,黄头鲜卑来入汉。妾身亦复堕兵间,往事不堪回首看。”在他们眼光里,头发黄确实是鲜卑人重要的相貌特征。

由于鲜卑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部落集团,族源多元,血统混杂,所以对他们的外貌特征史学界存在较大的争论。而“黄头”词义的确定,应该有助于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对于晋明帝的外貌,我们还不能轻易断定“黄须”为是,“黄头”为非,因为人体的须、发颜色往往相同,而且头、须二字形体易混,上文所引《襄阳记》“黄头黑色”一句,《初学记》卷十九就引作“黄须黑色”。研究东北古代民族史的学者杨军先生指出:“黄头指的是金发,黄须指的是黄胡子,晋明帝的相貌特征就是金发黄胡子。”^[10]我们认可这一说法。

欧阳火

《法苑珠林》卷二七引《冥祥记》:“俄尔与船中数人同睹北岸有光,状如村火,相与喜曰:‘此必是欧阳火也。’回舫趣之,未旦而至。问彼人,皆云昨夜无然火者。方悟神力,至设斋会。”

上文中的“欧阳火”,学界一直存有疑问:江蓝生先生把“欧阳火”列入“待质词语”^[5];南朝齐人陆杲所撰佛教小说《系观世音应验记》中同样出现了上述故事,孙昌武先生把“欧阳火”直接改成了“阳火”^[11];董志翘先生说:“欧阳火:未详为何物……《周书·王会》:‘欧人、蝉、蛇’注:‘欧人,东越之人也。’伏万寿的确是回东越,这倒与此相符。‘阳火’从上下文意看,可能是与阴火、鬼火相对的明火,人为某种目的而烧的火,可能与当地的风俗有关,存疑。”^[12]董先生的怀疑已距真相不远。“欧阳火”就是“阳火”,即人间之火,这是没有问题的,但为什么要把“阳火”称为“欧阳火”呢?这是问题的焦点所在。

我们认为“欧阳火”的说法与俗词源有关。俗词源是语言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一种词源现象,其中一种类型是,词语在传承过程中,人们已经不能了解它的得名

之由,只是根据这个词语的读音,通过联想,自以为是地去理解它们的来源,从而臆造出一个貌似正确的词语形式。在通常情况下,新的词语形式与旧的词语形式音节数相同,且具有音同或音近的关系。如宋代郑景望《蒙斋笔谈》记载,阆州人为祭祀陈子昂,专门为他设立了陈拾遗庙,后来州人不知道“拾遗”是官名,于是错误地理解为“十姨”,以至于把供奉对象陈子昂变为妇女,称为“陈十姨”。

另有一种类型的俗词源是,人们从已有词语中的一个读音,联想到包含这个读音的一个大家熟知的词语,就在旧的词语音节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音节,从而形成新的词语形式。如“饽饽”是古代一种水煮的片状面食,在四川部分地区被称为“鸡婆头”。这一得名大致经历了以下的演变过程:首先是有人从“饽饽”的“饽”这一语音联想到大家熟知的“鸡婆(母鸡)”,就无端地把“鸡”牵扯到“饽饽”之前称为“鸡饽饽”(现今四川有的偏远地区仍有这样的读音),随后“鸡饽饽”因为语义的联想而发生音变,读、写成了“鸡婆头”。又如四川人把小的饭馆称作“幺店”,后来,因为人们少有用“幺”表示“小”的意思了,“幺店”得名的缘由模糊,有人就把这一名称附会在饭馆中的一种常见的菜名“炒腰花”上,“幺店”也就有了“腰(幺)花店”的叫法。这种联想很像我们从形容一个人油滑的“油”,联想到大家熟知的“油条”,于是油滑的人就被称为“油条”甚至“老油条”,而人的油滑和油条之间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联系。

“欧阳火”就是属于后一种俗词源而形成的词语形式,它的来源与“欧阳”姓氏有关。据《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载:“夏少康庶子封于会稽,至越王无强为楚所灭,无强子蹄更封于乌程欧余山之阳,为欧阳亭侯,遂以为氏。”也就是说,欧阳姓出自姒姓,夏帝少康的庶子

受封于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传到越王无强时,被楚国灭掉,无强的儿子蹄改封于乌程欧余山的南面,为欧阳亭侯,于是其后世子孙就以欧阳为姓。可见,“欧阳”姓氏应该是古代吴越地区历史悠久的大姓。而《冥祥记》和《系观世音应验记》中记载的这个故事,刚好发生在吴越地区,由此我们推断,当时民间是由“阳火”的“阳”联想到人气旺盛的“欧阳”姓氏,就附会拼合了“欧阳火”这个词语来表示“阳火”具有的“人间之火”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会.汉语大词典:缩印本[K].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3441.
- [2] 徐震堉.世说新语校笺[M].北京:中华书局,1984:469.
- [3] 许宝华,宫田一郎.汉语方言大词典[K].北京:中华书局,1999:7287.7157.
- [4] 曾良.南北朝笔记小说零札[J].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0,(3):31.
- [5] 江蓝生.魏晋南北朝小说词语汇释[M].北京:语文出版社,1988:294.296.
- [6] 王云路,方一新.中古汉语语词例释[M].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46.
- [7] 范崇高.中古小说校释集稿[M].成都:巴蜀书社,2006:119.
- [8] 吐鲁番出土文书整理小组.吐鲁番出土文书:录文本第1册[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1:195.
- [9] 吴金华.世说新语考释[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4:213.
- [10] 杨军.鲜卑人中白种人来源考[J].辽宁师范大学学报,2007,(6):108.
- [11] 孙昌武.观世音应验记(三种)[M].北京:中华书局,1994:24.
- [12] 董志翘.《观世音应验记三种》译注[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75.

责任编辑:梁雁

An Interpretation of the Words in the Novels of the Southern Dynasty

FAN Chong-gao

(School of Humanities, Sichu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 Engineering, Zigong 643000, China)

Abstract: Words of explanation in the novels of the Southern Dynasty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but some results have further room for discussion. On the basis of the research achievemen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new explanations about four words. In Chinese Dictionary, “scrub” as one meaning of “ao (澳)” can not be established, and “ao (澳)” in two citations should be “heat” and “add water to pot”. The measurement of usage about “bo (簿)” is from the “round dust pan”, so it can not to be construed as “block”. “Huangtou (黄头)” means blond hair rather than the wrong word of “huang xu (黄须)”. The origin of “ouyanghuo (欧阳火)” is because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yang hu (阳火)” and the family name of “Ou Yang (欧阳)”.

Key words: Medieval Chinese; Southern Dynasty; ancient novels; word meaning